

花雨 逸苑



鬼妻

内容简介

她是徘徊河岸的早逝红颜，
性子入世、七情难断六欲不绝，
百年来早已习惯无边无垠的寂寥，
某次因缘际会爱上一个无表情的男子，
硬想把自己放入他平静的生命中，
不惜说明身份执意成为他的鬼妻，
岂料她的主动换来的却是难堪的答案。
他是幽冥使者，掌管生死簿的文判官，
既是成仙正果便不能涉及尘世男女之情。
唉！两人有如云泥之差，注定有缘无分，
只要知道他并非无动于衷便已足够，
就让投胎转世终结这难了的情缘——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她是徘徊河岸的早逝红颜，
他是掌管生死簿的文判官，
两人有如云泥之差，注定有缘无分——

封面构思

古代美人

1 也有明心寄阿谁

寂寞 ,似乎是无所不在的。

小河缓缓流动 ,月牙儿倒映在上头 ,摇曳着弯弯的曲线。

仿若在笑。她想。

斜倚着柏杨树的身躯微往前探 ,柔若无骨的手撩拨着流水 ,这渗凉的空气、渗凉的水 ,与自己的体温相同 ,怔怔望着河中水 ,以前 ,很久很久的从前 ,它们会穿透她的掌心五指 ,顺畅地向前流去 ,可如今 ,她竟有了形体 ,掌心能掬起一捧清澈的水。

那对眼仍是瞧着 ,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河面 ,不知在端详什么 ,但绝对、绝对不是就着微弱月光打量着自个儿的脸蛋 ,因为 ,仅除了眉似的月娘 ,河面上没有人的倒影。

她是不该存在的 ,没有温暖的躯体 ,她只是一缕幽魂 ,又为什么 ,她会有那么清晰而善感的心绪 ? 不懂呵.....

莫非久在阳世徘徊 ,沾染了人气 ,多少 ,有点儿像世

间人了？

她恍惚思索、恍惚地笑，不远处几户人家临水而居，小院内传来狗吠声，还有女人高亢的叫骂，语调清亮精神，炒热冷淡的夜，打破原本的静寂。

“小豆子！你这短命赖皮脱兔儿，咱叫你收了晾竿上的十串香肠，这会儿就剩着九串，还一条呢？藏去哪儿啦？”忽听到杀猪似的哀叫，小豆子肯定又被扭耳朵了。

“你给咱过来！你这不蒸不烂不煮不熟不捶不扁不炒不爆的臭豆子，给咱讲清楚啦！香肠呢？”

“哎哎哎……疼、疼啊——娘、娘，香肠不是豆子拿的，太阳下山时，它们就变成九串了，我也不知道——”声音像在吸气，“哎哎哎……疼、疼，轻点儿轻点儿啦——再拧，豆子要假豆变真豆，没了耳朵，光溜溜一颗头。”

“还有嘴撒赖！难不成香肠自个儿会飞，噗噗噗就飞走了？还是山里来了虎精蛇怪噗地跳上晾竿叼走了？哼！他们有胆子来，还得瞧咱肯不肯放他们回去！”她愈说愈精神、愈骂愈活力。

“娘、娘，对！被叼走的，肯定是，哎哎哎！这会儿你拧错人啦！痛啦！”

“哟——你猴子啊？给个竿子就顺着往上爬！”

“不是我、不是我！你问黑头啦！”

忽然一片安静，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小院里爆发出更响亮的叫骂，夹杂狗儿的哀鸣，好不凄惨。

“臭黑头死黑头！有嘴巴吃没屁眼拉屎！老娘哪儿对不起你要你看门，你倒好，把咱辛辛苦苦灌的大香肠给吞啦！养着你做什么？好吃懒做的家伙，干脆卖给老李做香肉，还能挣几个子儿！”没有虎精蛇怪，倒有只馋嘴的老狗，监守自盗，防不胜防。

“啊呜……啊呜呜……汪汪，呜呜……”狗耳被拽着，听到“香肉”两字，它发出又凄凉又可怜的哀号，以博取同情。

“娘，小声点啦！桂花和棒头他们两家又点灯了，肯定是教你吵了。”男孩说得莫可奈何。

意识到吵了邻家，她稍作收敛，但天性使然，压低的音量仍让人听得一清二楚，气呼呼的。“咱大声嫂说话就是大声，天生嗓门大，方圆百里谁人不知？”

“是是。娘说话是响了点儿，心地可是一等一的好。”小豆子精灵性子，跟着卖乖赔小心，又说了好些安抚的话，一场香肠风波稍见平息。

过了会儿，就听大声嫂骂着：“去！你这只癞痢黑心肝的，今晚不准睡在院子里，到外头吹夜风，好好想想。往后再贪嘴，咱真把你送给老李！去去！”

“呜呜……啊呜呜……”

“少装可怜 ,老娘不吃这套 !”接着是关门落锁的声音 ,还听见她喊着 :“豆子 ,脚洗干净再上床 ,弄脏咱新铺的被单 ,老娘打断你的狗腿。”

豆子家的灯终于熄了 ,桂花和棒头两家的灯也跟着熄了 ,夜恢复平静 ,只有虫声蛙鸣和小河的低吟。

过没多久 ,一只动物垂头丧气、四脚缓缓地踱至小河边 ,喉中发出呼噜噜的呜呜 ,好似很不得志。蓦地 ,它仿佛察觉了什么 ,鸣音一顿 ,四脚停住 ,一颗大黑头抬将起来 ,两颗骨碌碌的眼瞪向柏杨树这方。

“黑头 ,又被赶出来啦 ?”她对它笑 ,微弯的唇角是温柔而亲切的。

识得熟面孔 ,因突生警戒而竖立的皮毛放松下来 ,它委屈地摇摇黑头颅 ,动了动耳朵 ,然后老牛拉车似的踱到她身旁 ,“咚”的一声趴了下来 ,黑狗头就搁在两只前脚上 ,对着河中映月百般委屈地低鸣。

“好啦 ,谁教你贪吃。”

冷冷的指尖顺着它的头毛 ,大声嫂骂它癞痢 ,其实狗儿颈部以下是奶白色的毛 ,虽非光华似锦 ,也差不到哪儿去 ,尤其一颗狗头 ,黑得乌亮乌亮的 ,名字取得刚刚好。

“唉 ,大声嫂一家孤儿寡母 ,你又不是不知道 ,平日就帮人家做些香肠腊肉贴补家用、供小豆子上学堂 ,你吃了一大条 ,她当然心疼。”

“呜呜……”好像在自我反省，那黑滚滚的眼有了愧色。

见状，她好笑地轻摇螭首。“好啦，别难过了，明儿个天一亮，大声嫂气早消了，可没空闲来同你计较。”大声嫂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雷声大、雨点小，这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何况她在河流水岸已飘荡无数个年。

身后有声响，她和黑头同时转首，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仅着中衣，裤子是随意套上的，前后还弄反了面。

“黑头，你在这儿。”小豆子蹑手蹑脚走来，手中抱着一大团高过头顶的干稻草，那模样很滑稽。好不容易来到黑头身边，才要开口，却连打三个喷嚏，寒毛没来由竖了起来，“唔唔，今晚怎么这么冷？”他自言自语，东看看又西瞧瞧，昏暗中什么也没有，甩开莫名的感觉，他将稻草铺叠成窝。

“你睡在干草堆里就不那么冷了，明儿个娘不气了，豆子再带你回家。听话，快睡，我也要睡啦。”他压低音量，拍拍狗儿的黑头颅，才又偷偷摸摸地溜回去，一路上不住地搓揉两臂，无意识地打颤。“冷……好、好冷……”才初秋，没道理冻成这副德行，他加快步伐，只想躲进温暖的被窝。

“呜呜——”黑头起身移动位置，趴在干草堆上，鼻

子嗅了嗅味道 ,它发出满足的呼噜声 ,黑脸一顿又搁在脚上 ,摆好标准的入睡姿态。

“唉……你真好。”有人关心着 ,真好。

她也曾享受过那样的感情 ,体会过亲人给予的温暖关怀 ,该是好久好久的从前 ,久到已记不清亲人的容颜 ,久到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 ,久到这河岸人家来来去去、生生死死 ,尽在她的眼中。

她不怕这样虚无的飘荡 ,只是有些倦了 ,有些寂寞了。

“黑头 ,你知道吗 ?”她一个人自言自语着 ,手抚着老狗 ,“秋娘的家人替她招了门亲 ,那男人拾走了写着她生辰八字的红纸和一块鸳鸯玉 ,她娘亲还掷筊问她心意 ,秋娘自个儿也答应了。”她学着黑头 ,将下颚搁在弓起的双膝上 ,缓缓道出今夜为何消沉又惆怅的原因。

“黑头……往后 ,我又是单独一个了。”

其实 ,她一直是单独一个 ,在偶然之下才与那个名唤秋娘的小姑娘相遇。

秋娘是病死的 ,芳龄二八便香消玉殒 ,因生前未许人家 ,亲人将她安置在祖宗祠堂旁的小小庙坛 ,如今已过两年 ,等待轮回仍是遥遥无期 ,又无法受宗族供奉 ,孤零零的无所依从 ,才会向亲人托梦 ,想寻一段冥婚。

黑头静静睨着她 ,眼皮有些沉 ,欲振乏力 ,鼻头发发出微微的呼噜声响。

她静谧莞尔 ,为自己的感伤觉得好笑。

“魂魄也能有自个儿的姻缘吗?”没谁能为她解答 ,这是一道好难好难的问题。

“若有 ,我可不可能也求一个?”

情爱 ,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她生前不懂 ,如今不懂 ,从来 ,就不曾懂。她咬唇想着 ,然后慢慢地解下腰带上的串铃儿 ,当她由黑暗的混沌中走来 ,意识到自己是一抹幽魂时 ,这串铃儿就一直系在腰间 ,是她生前最爱的饰物。

应该是最爱的 ,要不 ,她不会带着它穿过阴阳的界线 ,应该是吧……唉 ,她有些记不得了 ,有好多好多的事 ,她都记不得了。

可不可能有一天 ,她也记不得自己了 ,忘记自己的名和姓 ,只是固执地在这人世飘游 ,如无根浮萍、风中柳絮 ,没有方向亦不懂存在的目的 ,没谁知道她 ,连她也不知道自己 ,可不可能 ,会有这么一天?

机伶伶地打颤 ,不是因为冷 ,而是惊惧。

“只求一个 ,我……只求一个……”她合手包住串铃儿 ,垂着眼眉低低喃着 ,对着夜空、对着月娘、对着满天星斗。直到风静了 ,草丛里的虫子睡了 ,岸边的蛙儿也歇息了 ,她才抬首 ,起身将一串铃系在柏杨树枝上。

串铃小巧精致 ,在她身上静无声响 ,就当指尖放开它的刹那 ,那铃儿随着柏杨树枝颤颤动摇 ,竟流泻出

清脆的音珠。

她微怔，幽幽的身魂伫立在寂夜中，下意识聆听着那可爱的声音，清灵灵的，有高有低又忽高忽低，她想，她是极爱这串铃子的，不管是生前，抑或如今。



又是清冷的夜。

这一晚，豆子家十分不平静。

不为香肠也不为腊肉，不是大声嫂也不是小豆子，而是黑头。

“臭黑头，癞痢短命的，你着了魔啦叫叫叫，还叫不累吗？”门咿呀地打开，大声嫂披着上衣，对住小院里那头朝黑暗处猛吠的狗骂着。“吵得人不安宁，咱拿根线把狗嘴给缝了，瞧你还叫不叫”

“呜唬……唬……”黑头稍稍收敛，又似极不甘心，仍对着外头低咆，前脚僵直，两个铜铃眼直勾勾瞪着。

“啊呜——唬唬——啊呜——”这一声叫得像吹法螺，一呼百诺，邻近的狗皆有感应，登时吠声此起彼落，听得教人毛骨发寒。

大声嫂猛地打个冷颤，寒毛皆竖，头皮一阵麻冷，她咽了咽唾沫，东张西望了一番。“好啦！别叫了，臭黑头，你给咱进屋子里来！走走！”她赶着它，黑头不肯走，她只得抱住它的狗肚，费力地将它拖进屋中，门栓一落，

终于清静了。

幽暗处阒黑莫辨的夜，树影重重，风吹拂而过，枝丫乱颤，影子交错起伏，这夜怪得出奇，虫不叫蛙不鸣，萤火虫不知飞去哪儿，就连流水也小心翼翼地滑动，渗冷的空气是诡谲、幽异又森严的。

静谧之中，细碎的声音在虚无中响起。

“文爷，您瞧见了，便是那个嗓门特大的泼妇，瞧瞧，连养出来的畜生吠声也特响亮。”那音调一转，又无奈又气愤，“生死簿上明写着今年五月得拘提她的魂魄，现下都过去三个多月啦，她还好生生活着，这事主子尚未知悉，若传开来，咱与底下小鬼都甬活了。”人“甬活”少条命，鬼“甬活”则魂飞魄散。

“为何难以拘提？这差事你与马大哥当了许多，还不曾有过失误。”随着略微低沉的男性嗓音，两个身影由无转为具体，从黑暗处走来。说话的人一身朴素白衫，面容清俊，眉眼尔雅细长，另一位有人的躯体，顶着却是牛头。

那牛头急急又说：“唉，提老马做啥儿？连无常兄弟也吃了亏。一开始，咱按着上头命令派小鬼来提她的魂魄，那泼妇可厉害了，扬言要油炸小鬼，还滚了一锅火烫的油恭候着，吓得小鬼们连爬带滚地逃回。”

这事尽丢脸，简直颜面无光，他撇了撇硕大的唇，勉强道：“咱与老马听了，真真火冒三丈，两人亲自上阵要

瞧对方是啥儿三头六臂。她合该要溺毙于河水中，那日，咱引着她到河边，老马拽着铁链候着，眼见就要大功告成，却无头无脑一阵犬吠，不止一只，而是成群结队，这方圆几里的狗全聚集了，那泼妇天不怕地不怕，回头又是霹雳连环骂，双脚原要往河走，却忙着赶狗，等狗散了，她也累了，回家倒头便睡。唉唉……”他皱眼，额头登时布满纹路，其实内心挺庆幸她把狗群赶走，要不，头可真疼了。不过这丢脸事，他是抵死不会道出的。

“无常兄弟听说更凄惨，老黑变成一根木头，想绊倒她，让她摔入水中淹死，却让她一脚踢飞出去，未了，她还将他拾了来，准备劈开当柴烧。而老白趁着那泼妇到河中拾螺时，化身为一粒特肥的螺，打算等她来拾，再教她脚步打滑上不了岸。可打算归打算，事前也想得周到，但每每到得紧要关头，那泼妇如有神助，总能化险为夷，结果老白真被她拾了去，险些入了油锅，炒成三杯螺肉。”

白衫男子嘴角有一抹笑，事态虽说严重，听了过程，禁不住要笑。

“这可……希罕了。”他斟酌字句，不想伤了牛头兄的尊严，毕竟，教一个拙妇整成如此，是件挺不光彩的事。他很难想象平时严肃的牛马两位以及无常兄弟惊慌失措的神情，暗暗思忖着，对这位大声嫂的兴味不由得浓了些。

“文爷，您别尽是笑，可得为大局想想法子。主子要人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现下，她活跳跳的，不只活过五更天，还多活三个多月，唉唉……这事可难办了。”他哀声叹气的模样丑得“沉鱼落雁”，无谁能出其右。

“牛兄别急。”他踏在岸边，幽明的目光由大声嫂家的院落扫向邻近人家，视线默默移动，然后默默地调向河面，安稳地扯唇，“这事先交由小弟琢磨，该如何，我会想个法子。”

牛头闻言大喜，心中大石算是卸下一半。

“文爷肯出面那是最好不过，兄弟们欠您一分恩情。”他对他抱了抱拳，精神一振，“咱等静候佳音。”道完，他转入方才来处，黑暗模糊了身影，融入夜色当中。

天地中，惟留白影静静伫立，他鼻翼微动，轻嗅着周围空气，自然的花香草腥，树木与土壤的味道，有生人的气息，也少不了精怪的腥膻。

他双目抬起，在黑幕中望向远处山林，知道有许多修行之体住隐其中，如此虔心修道，但求位列仙班，只要他们不扰生人、不坏天理轮回，他是无权多管的。

双手负于身后，风扬着他未扎束头、披散于肩的黑发，总觉得某处不对劲儿，却抓不出问题所在。

以往，千年的时空，他不曾有过这样不确定的感受，内心暗暗低笑，想象自己若也教那妇人整垮，那状况肯定好笑至极。

淡淡凝神，眉忽而一扬，半合的双眸陡睁，因耳际捕捉的一淙铃音，随风清脆谱曲，如团团的冰珠击地，相互撞击，荡在这幽幽然的夜。

顾长身形翩然半旋，已移形换位，他来到临水生长的柏杨树下，头朝铃音乍现的地方望去，见一串铃儿挂在枝丫，颤颤地动、轻轻地摆着，像姑娘家的酒窝。

不似人间有，更非天上来，音中有魂有魄，仿佛自有生命，正喃着什么。端详着、倾听着，终于，伸手解下那串引他兴趣的铃子。

他能知天地、识破古今，却不知姻缘从此而生。



入秋，夜总是冷清。

她来到柏杨树下，有些不可思议地瞧着，原系着串铃的树丫空荡荡的。原来并非错觉。

昨夜她仿佛听到铃音，由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潜心感应时，却又静寂无波，以为是心头搁了这件事儿，便无时无刻不着想。

可如今，她的串铃呢？到底在哪儿？又为何人取走？

正自思索，一只老狗来到身边，张嘴扯着她的裙摆。

“黑头，你这是做什么？”她笑问，弯身想救回自个儿的裙摆。唉，连狗都咬得住她，瞧来，她身上的“人气”是

愈来愈重了，变得人不人、鬼非鬼。

“放嘴啦！我想事情，你别闹。”

黑头还是固执地咬住，想将她往小院方向拖行。

“你到底——”她的话猛地截断，看见四个尖耳大肚的低层灵正跃过大声嫂家的院墙，“糟，是魑魅魍魉。”她一惊，身形飘然而去，移动时形体显得透明。

“嘘……”她朝黑头比个噤声的手势，怕打草惊蛇，因小鬼中就属魑魅魍魉最难缠，他们是有名的各自肚肠，灵层甚低，向来听命他人，容易受驱使，害人的招数层出不穷，只问结果，不择手段，但若控制得宜，又能成为得力的帮手。

她与黑头伏在窗下窥视，大声嫂和豆子睡得正香，屋内屋外均是漆黑一片。

四小鬼不交一语，入了屋便分头行动，一只倒光厨房大水缸的水，一只倒光脸盆里的水，一只放掉院外储水槽的水，一只则把屋中所有茶壶的茶水全倒了。

忙碌了会儿，四只小鬼聚在一块儿，咕咕笑道——“明几个，她非到河边提水不可。”

“是啊，煮饭、洗衣、喝茶、洗澡，总得用水，她一定得去提水。”

“她一去提水，我两手就往她腰后这么一推。”边说着，边摆出推人的动作。

“我再抓住她双手不教她爬起。”

“我蒙住她的嘴 ,嗓门再大也没法儿呼救。”

“那我就压住她背脊 ,让她想撑也撑不起来。”

“嘿嘿嘿 ,文爷心思未动 ,还没下指示 ,咱们便替他办得妥妥帖帖 ,他老人家知道了肯定欢喜 ,说不定将咱儿推荐给天师。”

四鬼又一阵怪笑 ,倏忽间已跳出窗门外 ,无声无息跃过院墙 ,不见踪影。她反应甚迅 ,在他们跳出时 ,身影缩向墙边转角 ,直到四周恢复平静 ,捂住自己嘴巴的小手才缓缓放了下来。

“差些儿教他们发现呢。”她喘了口气 ,对着黑头微笑。

“呜呜……”老狗摇着尾巴。

“地府又派鬼差来提大声嫂的魂魄了。”听见魑魅魍魉的对谈 ,虽不知“文爷”是谁 ,但“天师”两字却如雷贯耳 ,如她这种飘渺的孤魂野鬼 ,没人供奉、无所依附 ,若是遇上天师 ,不知会被如何拾掇。她随即又想 ,被收拾了也非坏事 ,省得一个影儿孤孤单单 ,唉……

抛开乱七八糟的思绪 ,她抚着黑头的顶毛 ,静静道 :“我想 ,大声嫂的大限是到了 ,咱们要阻止也无能为力 ,唉……她若死 ,小豆子就孤零零一个 ,冷了由他、饿了也由他 ,没人煮饭给他吃 ,没人为他裁衣缝鞋 ,没爹没娘 ,没人疼爱关怀 ,从此 ,就只有自己一个 ,就像……就像我一般模样。”她说着别人 ,也说着是自己。

这好久好久的时间 ,她或者模糊了亲人的面容 ,或者忘记一些关于自己的事儿 ,但心是不变的 ,同样的善感 ,持着一分柔软的明心。

黑头似懂非懂 ,大眼眨了眨 ,喉间呼噜呼噜地低响。

“唉……”她又叹气 ,咬着唇同老狗对看了会儿 ,心中委实难以决定。沉吟片刻 ,她忽地头一甩。“不管了 ,要帮就帮到底。”接着 ,她飘入屋中 ,到厨房取来一大一小的木桶 ,掉头往河边去。

黑头知晓她的心意 ,兴奋地绕在她身畔 ,见她将小木桶装满水 ,它趋前自动地叼住 ,等她将大木桶也装满水 ,一鬼一狗才返回屋中 ,来来回回几趟 ,厨房的水缸溢满了 ,院里的水槽也满了 ,脸盆也有水了 ,天一亮 ,大声嫂可以煮饭烧茶水 ,不必再到河边去了。

“这些水够用两三天 ,届时 ,咱们再帮大声嫂提水。”她抿唇笑着 ,眼眸中有好多的愉悦。

这不知是她第几次救大声嫂了 ,刚开始是巧合 ,那小鬼首次来提大声嫂的魂魄 ,大声嫂正准备油炸豆腐当晚饭 ,还一边赶着小豆子洗澡 ,听见她骂得好大声响 ,“你这短命小鬼 ,要老娘喊几声才肯进来 !我把你这小鬼丢到油锅里炸 ,瞧你还躲不躲 ?”她骂着不肯洗澡的小豆子 ,可那个正要跳进屋里的真小鬼听了 ,吓得惊慌失措 ,又听见大声嫂噤里啪啦连环快骂 ,这么泼辣的魂魄是不敢要了 ,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